

楹联又称对子,是我国独有的文学形式,也是一种有趣的文字游戏。古代有《声律启蒙》和《笠翁对韵》一类的工具书,帮助人们对对子、写对联。清代和民国之初,一些久居北京的文人学者,将北京一些地名编成“地名对”,供后人欣赏,并借此保留下了北京的历史、文化、民俗知识。

“地名对”中的旧京韵味

“煤山”对“炭海”有典故

地名对多系文人在相聚时口头相传的一种文字游戏,这种对子并不写出来贴出去,只是保留在一些文人笔记和口头流传中。地名对言简意赅,但有的有典故和故事,使地名对的意义超过了文字游戏范围。

清末蒋芷偕在其所著《都门识小录》中,就有不少涉及地名对的轶话,其中煤山对炭海就很有趣。他称:“地安门内之景山,一名煤山。天安门之广庭,一名炭海,恰与作对。”景山俗称煤山,据史料记载,辽金之时曾在此处积存燃煤以备不虞,故有煤山之称。明、清两代,景山成为紫禁城的一部分,贮煤只是传说了。所谓炭海,如果真有其事,则在“天安门之广庭”,即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地区。《都门识小录》云:“七百年来,炭海之名,知者鲜矣。”但煤山对炭海的地名对则天衣无缝,恰到好处。

此类有典故的地名有不少,如崇文对宣武就很有趣,既是两座城门之对,也是两个行政区之对。崇文的含义是文教宜尊;宣武的含义是武烈宜扬,城门名称的含义如何,已很少有人去计较,但两个城门或两个区的地名对仗工整,符合“家对国,武对文,四辅对三军”的声律标准。

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,许多历史建筑和文物消失了,但保留在地名中。而这些地名被人们攒成地名对之后,流传甚广,颇为有趣。像臭水塘对香山寺、奶子府对勇士营、王姑庵对韦公寺、单牌楼对双塔寺、六科廊对四夷馆等,都是已经消失或“更名换姓”的老地名,现今老人们忘了,年轻人不知道,但作为对子流传下来,会丰富人们的历史常识。银闸对铜井、沙滩对海淀、南苑对北辰、红庙对黄寺、天通苑对地居居,不但对仗工整,而且富含典故,如一一解读,肯定是妙趣横生。

巴里克杏芬与《京师地名对》

北京地名对最早出现在明代,一直以口头流传为主,人们在茶余或酒后以此为乐。到了清代,开始有人用文字记录。据《都门识小录》作者云,他在宣统年间的《帝京新闻》上见到了文字版的地名对。他称:“有蒙古巴里克杏芬女史所辑京师地名对,颇为新颖。”

巴里克杏芬是蒙古镶白旗人,她居京多年,对汉文化颇为喜爱,时而与人吟诗作对。据史料云,巴里克杏芬饱读诗书,她所著《京师地名对》内有一千余对,分为二十类,每类中的次序以字数多少排列,字数相同者按诗韵排列。她所辑的地名对可算是精品,在声律对韵上无懈可击。如,天妃宫对地藏寺,合乎古诗词的声律和平仄关系。不过这两个景物已不存在。地名对中的天妃宫在东四北大街的马大人胡同内。马大人胡同也称马定大人胡同,今称育群胡同。地藏寺北京至少有3处,至于称地藏庙、地藏庵也不少,都与地藏菩萨有关。天喜庙对地安门。地安门谁都熟悉,但天喜庙就鲜有人知了,据传“天喜庙在皇城西北隅”。在《北京寺庙历史资料》中已无记载,可能在民国前已移作他用。天神坛对地藏洞。天神坛在先农坛内,上世纪50年代因建体育场,先农坛内大多建筑被拆毁,天神坛亦在其中,好在有“天神坛对地藏洞”的地名对,方知在先农坛内还有天神坛。地藏洞在京西万寿寺内,洞在庙内的假山下,当年不仅有佛洞还有仙桥、水池。万寿寺在长河北岸,慈禧在乘船去颐和园时,时常在万寿寺内驻跸休息。

巴里克杏芬所辑地名对中,以“天”字打头的有好几个,如天圣宫对地祇坛、天师庵对地藏殿、天齐庙对地藏庵等。如今这些地名只留在史料中了,不过还是有线索可循,如天圣宫在北新桥三条胡同内,天师庵在东华门草厂胡同内,而天齐庙则指的是朝阳门外的东岳庙。东岳庙在元代时曾有天齐庙之称。巴里克杏芬生前好佛,她辑的地名对中有些与佛教有关,如色空天对欢喜地。明代米万钟在海淀勺园的私家园林内,有一景物的题额就是“色空天”。“欢喜地”是佛教用语,是佛教修行者理想的境地,许多寺庙都有这三字。甘露殿对太阳宫、霞公府对斗母宫亦是有宗教含义的地名对。

胡同为对最有趣

作为久居京城之人,巴里克杏芬不能漠视胡同的存在,她的地名对中与胡同有关的很多,如雹子对云儿、冰窑对雪池、云洞对烟郊、烟阁对月墙、甘雨对朝阳、夏甸对春亭等,除对仗工整外,还含有典故。雹子胡同又称报子胡同,在今天西四北,云儿胡同在广安门大街。甘雨对朝阳中的“朝阳”,并不是今天的区名,当年在灯市口大街有一小巷,名字叫朝阳胡同。甘雨胡同还在,曾有干鱼胡同之称,因不雅而改称甘雨胡同,在东城灯市口南。像铁影壁对木栅栏、八王坟对九爷府、草厂对肉市、闯道对穿堂、王老对千儿、蹄子对腔儿……都很有趣。这些对子中的地名有些至今还在。

在百十年前,对北京的地名对颇为关注的人不少,并称“有人以京城街巷地名集对者甚多”,其中一些地名对是“佳对”。如五道庙对八间房、牛角湾对驴蹄巷、天仙庙对地藏庵、娘娘庙对姑姑寺、公主坟对王爷墓、甘石桥对苦水井、白马坑对黑龙潭、穷汉市对富贵街等。这些地名有些在清末民初时还存在,后经几次改换地名,今日难寻踪迹了。

将胡同名称上两字为对者的例子也不少。像银碗对瓦盆、喇叭对铃铛、银闸对铁门、秤钩对扁担、青塔对白庙、牛街对马道、洋洋对嘎嘎等都是胡同名称对,这些胡同虽有些“更名换姓”,但回忆起来亦是趣味横生。

在《京师地名对》中,有些如变驴子胡同对卖羊儿胡同、赶驴市对拴马柱、打狗巷对杀猪营、豆腐巷对馒头村等很有意思。对子中的馒头村即香山的门头村,作者加以谐音凑趣。

在1986年以前,北京地区直接称胡同的,按《北京的胡同》一书统计有1316条,虽然因旧城改造、房产开发和拆迁等原因,胡同消失很多,但仍有不少留在《北京胡同志》一类书中。如果闲来无事或对北京地名对有兴趣,不妨将这些胡同名称作对,因为地名对不单是文字游戏,因有许多历史、地理知识,其实也是小型地名志,对于人们继承文化传统也是很有益的。不少老人都记得,昔日一些蹬三轮、拉洋车的车夫,在等坐的闲暇时,常聚在“车口”上,对对子解闷,并从中熟悉“交通业务”。

地名对这种特色文化或文字游戏,寓教于乐,而且有所发展,如“密云不雨旱三河,虽玉田亦难丰润;怀柔有道皆遵化,知顺义便是良乡”;“平谷移山,填静海,建乐亭,百世兴隆;密云布雨,引三河,灌玉田,万年丰润”都是人们所熟悉的,并将密云、三河、玉田、丰润、怀柔、遵化、顺义、良乡、平谷、静海、乐亭、兴隆等地名收了进去。近日还出现了“三海九门,京华有奥运;一江两岸,申城办世博”的对子,除地名外,还加入了奥运会、世博会内容,亦算是地名对的新形式。

地名对虽算不上“宝贵财产”,它不像门联那样,昭显一个家庭的生活理念和家风;也不像寿联那样庄重严肃,更不像挽联那样悲悲切切。地名对读起来似是玩笑,但它至少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,因此将其继承和发展也是一种不错的文化传承。

(来源:北京晚报 作者:张双林)

